

書



濱

卷四十七下至四十九行狀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下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今上御極念公之忠勳累命召用而王在晉入  
爲兵部尚書每向人誇當關勞績曰關外五城  
七十二堡皆其所復而高陽攘其功故幕僚茅  
元儀以談兵游長安挾武備志進御對諸公輒  
言在晉當關時關外惟八里舖一堡中前所一  
城耳當逆奄昏黑之世欺天罔人可也 公聖人



在上天晶日明敢作此夢嚙語耶爲諸公指畫  
先後棄守地圖兵志甚辨又鈔得在晉南樞頌  
奄疏藁携之袖中出以示人在晉不勝其憤乃  
抗疏極論馬世龍及元儀熒惑樞輔敗壞關事  
逮世龍逐元儀又嗾新進臺省交口詆公以沮  
其出久之公當關之功益著所指冒沒賞功銀  
三十萬者只二十萬收支解驗簿牒井然不能  
以錙銖點公在晉敗世龍之獄漸解言者相顧  
慙服曰柰何拾奄黨餘唾代他人傳刃耶崇禎  
二年十月奴兵入大安口陷遵化將薄都城舉

朝恟駭無可爲計咸以爲通州京城之左臂守  
通以捍京非公不可十一月七日 詔從廷議卽家  
起公以原官改兼兵部尚書駐通州控禦東虜  
仍入朝陛見以九日日暮聞命遲旦而首塗越  
一日而宣召守催之勅繼至所謂朝受詔夕引  
道無辨嚴之日者也十五日 上知公抵近郊  
卽下帖子召見平臺九門晝閉命啓彰義諸門  
以俟日暮詣朝房未及頽而兩內使捧召帖至  
朝見當用公服未及啓又兩內使來趣曰 上  
立俟平臺久矣踉蹌衣錦繡而入至弘政門乃



易公服趨入平臺扣頭致辭 上慰諭畢問曰  
賊至壩上矣百無一備柰何公曰賊警已久諸  
臣料理或有次第 上曰無有卿不信試去看  
袖出一哨帖示公公曰賊近矣至壩上或未的  
上曰何以知之公曰壩上去都城不過二十里  
都城至大內又二十里諜報賊已時至壩諜行  
四十里賊尾之而來不已薄城下乎賊薄城下  
則烽炮連接居民崩潰何以寂然無聲乎臣故  
知其未至也 上沈吟首肯久之又問公曰賊  
入半月餘矣舉朝一無可恃所恃惟卿卿如何

為朕調度公奏曰臣聞督師尚書袁崇煥帥所  
部駐薊州昌平總兵尤世威駐密雲大同總兵  
滿桂駐順義宣鎮總兵侯世祿駐三河三邊將  
守三要地勢若排墻地密而層層接應此為得  
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祿駐通州且聞各  
援兵回本鎮似未合機宜 上曰侯世祿原在  
三河以城小移通州就食公曰 聖諭誠然但  
事緩就食通州事急當仍守三河 上曰卿欲  
守三河何說公曰密雲在北近邊順義稍南三  
河又南而稍東嘉靖庚戌北虜繇三河而南闖



河西務等地轉入西山繇陵寢而出蓋三河  
爲東來西南必經之路守三河則可以阻賊西  
奔兼可以遏賊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蹂  
畿輔故臣以爲當守三河上曰卿言是又曰  
卿不須往通卽爲朕調度京城閣臣成靜之奏  
曰陛下以內外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必能  
辨賊上又問公曰卿如何爲朕調度京城公  
奏曰以臣之愚不過調度一大將大將調度偏  
裨偏裨調度兵丁有糧餉有器甲乃有兵有兵  
乃有將將得其人則臣調度不難至于應戰機

宜當機立辦不可預設若城守則有地可憑有  
方可據只在調度其人上曰卿言是公曰目  
前以固結人心爲第一義人心固則爲戰爲守  
所向無前上卽曰城守官兵已預支兩月糧  
仍有行糧有欵賞昨命每人給米二升銀二錢  
但苦人太多柰何公奏曰陛下當緩急之際  
不恤將卒之性命而使之饑寒恐非萬全之策  
上曰卿言是公又詳奏守城器具藥物守堞丁  
夫及關門車營火炮更番子母之制上一一  
是之賜茶畢入謝上又曰卿不須往通勞卿



爲朕調度京城卿不要惜勞此時就煩卿去面  
諭首輔韓爌卿卽擬勅來事權要極隆重賜尚  
方劔京營總協及坐門文武大小公侯駙馬伯  
五城御史順天府官盡聽統轄文武官員應用  
者用後吏兵兩部奏聞戶部有應支錢糧便宜  
取用戶兵工三部司官違悞軍機許掣問入援  
各軍便宜調遣自總兵以下有違悞者以軍法  
治罪其餘合行事宜卿等詳畫之此時卽擬來  
諭禮部卽鑄關防又諭公卿卽行時不容緩矣  
再賜茶當入謝 上傳孫閣老不須謙茶事急

矣乃承旨而出人謂公倉皇奏對詞辨分明  
上虛已霽威每言稱是蓋臨御以來所未有公  
謂入對時天慈篤摯溫然如家人父子仰睹  
聖顏焦勞屬望老臣之切嗟咨俛仰堯舜一堂  
每念之未嘗不感激流涕也公出朝漏下二十  
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五鼓而畢公登城士卒  
僵卧燎火委地守將或博衣長袖醉而評語置  
砲多不知點放又不直賊路而直民居城樓角  
樓瞭望之地關棧宛然所貯器不以授兵安定  
德勝二門東北外空無人西北人少置賊首攻



之地不爲設備秉燭草揭回奏知 上念城守  
甚切草奏畢卽出閱重城乃乘月巡壕塹度險  
阻是日館閣諸僚吏盛服遲公入直內閣撰勅  
禮部鑄關防皆簡閱儀注以候頒發夜半內閣  
傳奉 聖旨卿等傳輔臣承宗星馳通州料理  
勅書隨後補給公夜宿重門質明門啓始聞後  
命具揭遵旨卽行 上報曰虜報逼通命卿馳  
赴不及召見面辭中外聞公之出也皆驚而相  
告尚書李騰芳鄭以偉講官羅喻義要衆伏闕  
請留公聞之疾馳出宣武門宿東便門僧院明

日抵通蓋公自此不復入國門矣公之初被召  
也朝議以守通責公非召公入也旣入而上  
留之奴退而安坐中書得君行行政羣小得晏然  
而已乎當國者忌能而畏逼也相與擠而出之  
夜半遣發如逐臣遷客雖委公以血奴吻弗恤  
也事祕人莫得知知者亦莫之敢指斯其故難  
言之矣公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故將從行者  
竊其三騎逃匿訣別其子姪望塵拜哭而去獨  
茅元儀誓死策馬以從行十里許廬屋煨燼屍  
骨掌距鳴鏑之聲聒耳數人持挺伏溝間愕立



曰公何以至此虜昨已屠此矣問賊所在曰去此纔俄頃耳當不出二三里行四十里日下春抵通州遣人呼於門莫應有絳衣者乘城踞而罵曰若所遣僞牌已碎之矣尚敢來送死不知我箭利耶公聞守通命卽遣牌勅戒候吏募人夜縋城以往奴招降逆榜已先二日至巡關御史方大任謀於衆曰奴至郊三日矣焉得有違官出春明一步乎奴爲間以誑得城耳毀其牌擲之城外越一日而公至褰帷以示之不信是時倉場侍郎南居益保定巡撫解經傅巡漕御

史龔一程及大任皆駐通公呼絳衣者馳告之逾時方至皆不敢登陴懼伏矢及之也經傅縋一舟熟識公者審視詰問而後啓門通兩城新城庠薄公獨居之向不受大將廷謁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公受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兵保鎮及京兵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有倚恃其帥不受節制者斬檄州守編氓城守具食於其次出通倉糧加其糈親嘗其食扶其不如法者兵得宿飽而不敢以沽酒食離次騎兵分布城下以備緩急設遊兵數百負大砲以策應創懸



簾束葦以加土費省而火不能及按四城易置  
砲門教以更番不絕之法城守既備上奏者詳  
兵事曰虜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議袁崇煥  
之兵移駐於通近郊當其東南滿侯尤三帥當  
其西北則戰於通之外正所以遏逼京之路今  
駐兵永定門外則是崇煥之來路而非奴之來  
路駐通則可顧京城而駐永定則不可顧通通  
危而京城亦危臣在關嘗聞賊曰從他幾路來  
我只一路去今久聚而不散掠懼其分也深入  
而不反顧我無以創之也我分一兵以守通又

分一兵以守京城則通與京城皆以寡當衆而  
我無所不寡臣以爲奴旣薄通京城與通之兵  
只責之完守而不責之出戰當責總督劉策守  
密雲令尤世威率五千兵與滿桂侯世祿聯絡  
於順義之南袁崇煥列陳於通州左右不宜逼  
駐京城四鎮聲勢相接賊分攻則分應合攻則  
合應或夾攻或追躡或出奇斫營或設伏邀擊  
有機便可一創否則勿迫其戰今天下之安危  
在四鎮四鎮不一力戰則賊終無已時一浪戰  
而失則畿輔將驚潰而天下危如奕然置子一



不定而全局係之可不慎乎臣又聞崇煥不欲用滿侯滿侯亦不欲爲崇煥用昔唐以九節度兵而潰是在皇上慰諭申飭務令同心僇力無遺君父憂而已奏上而奴已薄都城矣公歎曰四鎮兵早從我調度豈令奴騎至此急簡騎兵三千遣遊擊尤岱將之馳赴城下奴方攻廣渠門見城上不發一矢方擲揄手笑岱兵忽從東來與殊死戰殺傷過當奴遁入南海子老營謀知公所遣咸昨指以爲神兵也當是時中外畏奴甚諠傳袁崇煥挾奴講款咸欲倚崇煥以

媾奴而獨難公一人有私於公者曰以靖國也雖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禦不受命爲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乃合文武將吏誓於關壯繆之祠將吏皆感奮誓以死守而保定一軍鞅鞅思歸鎮解經傳旣上疏令騎士辦嚴待發曰相公駐通當轄通兩營保鎮非所隸也衆議皆不與經傳方大任至拍案詬罵公所受勅未至無以難也奴駐京通之間遠者去城十餘里遊騎夜掠城下火光燭堦登如晝京城消息中斷者數日公欲入衛一決



城下經傳持其兵不與茅元儀私出橐金募死  
士和東便門守者駭曰尚有通乎曰有守者誼  
呼相報乃大喜滿桂戰敗坐德勝門城下破車  
袁崇煥祖大壽戰勝負相當治軍沙河門闕下  
得報皆大喜所募七人亡其四矣前使者齎勅  
書旗牌及所賜金帛道梗不知所之至是兵部  
復遣健卒爲乞丐裝夜緹以出始得達二十六  
日開讀畢卽調防漕副總兵劉國柱率馬步兵  
二千與尤岱合營發密鎮兵三千扎東直門發  
保鎮兵五千扎廣寧門奴闌入畿南檄密薊兩

鎮要其歸路諭款虜無蠢動遣將復馬闌三屯  
灤陽諸城堡上命滿桂爲武經略總理援兵  
諸鎮聽節制出馬世龍於獄賜之金覲公恐其  
兩不相下也下教和解之桂戰安定門殺僞大  
王子世龍亦殺一半鹿奴鋒少挫遵化以老弱  
留守公將有事焉而有遼兵東潰之變十二月  
四日也祖大壽者故遼撫王化貞之中軍寧遠  
人也化貞逃大壽率衆七百人保覺華島其甥  
白臂用事於西虜拱兔拱兔營直寧遠大壽製  
衣帽將西走御史方震孺遣人招之顧盼未有



所屬公撫而用之再犯法當斬俾袁崇煥力請而後貫之大壽以是嚴憚公而感崇煥次骨崇煥之入援也大壽爲東鎮總兵官東兵皆屬焉上逮崇煥下詔獄大壽與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人言大壽且與奴合關寧十萬衆反戈內向禍在漏刻又言大壽據關城則自此以東數十城中斷將割以自王而師之潰也其勢如崩山決河自通之南二十里趨張灣渡河公遣飛騎追三百餘里弓刀反鄉僅及其尾大壽傳語曰事已至此當出搗東不的巢穴

歸東身待罪耳公密奏曰大壽危疑旣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乘一軍驚駭有放砲洗營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當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遼將大半爲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調世龍亟往撫諭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則大壽可無慮也公懼大壽之果與奴合也大書榜示軍前東奴久薄近郊急調祖大壽兵往遵化搗巢遏虜歸路用以疑虜傳檄諭大壽及諸將曰今日東兵西還必無一毫罪戾閣部四載關門從無



食言於將士爾輩所悉也又密劄諭大壽教以  
急上疏自列東兵殺賊以報浩蕩之恩以贖督  
師之罪而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帖子大哭諸  
將亦哭乃具如公指還報則前軍已過永平矣  
上遂命公移鎮關門復傳聖諭曰朕以東事付  
袁崇煥奴東合謀入犯不能先事偵探致深入  
內地雖兼程赴援却又箝制諸將坐視搶掠功  
罪難掩暫解事權聽勘祖大壽何可綱等血戰  
勇敢朕所深嘉今或機有可乘兵有妙用或乃  
輕信譌言倉皇驚擾亟宜憬省自效奮勵圖功

事平一體論敘關寧兵將朕竭天下財力養成  
又卿舊日部曲卿可作速遣官宣布朕意一面  
星馳抵關便宜安輯特諭卿知公遵旨卽戒塗  
東發而馬世龍之追及大壽於關門也令二將  
捧上手詔往大壽懼有變密授指麾下謀而  
出關世龍追及於歡喜嶺單騎入其營傳閣部  
語撫諭諸將皆羅拜諸將聞公抵關多陰  
規自拔王承胤率所部先去曹文詔踰牆亡去  
及與世龍語皆目動大壽心知之大壽妻左氏  
故倡也遣人數大壽曰孫公大人再貫若死兵



潰胡不死城下以謝孫公而覲然來此我閉城  
設大砲以待仍自殺以謝若耳大壽意奪於其  
妻而又恐諸將之賣已也乃受詔斂兵以待命  
公急遣世龍報命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令督以  
入援世龍兵抵通州奴始拔壩上營歸遵而京  
師解嚴 上憂東兵甚令兵部從獄中出袁崇  
煥手書慰止東鎮將士滿桂戰歿遂命世龍總  
理關寧兵馬督各路援兵節制諸大將以其有  
成勞於東也公以十四日再蒞關門自東兵斫  
關而出我叛人謀挾關合遼以困京師罷官

廢弁刳城跨海扇動百端闔門罷肆以待奔潰  
公至人心乃大定衛城僅二里倚關城以外禦  
今賊從西來撲我懷中則關城失其據衛城可  
步屨而上也乃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使砲  
可平出又量度號臺花樓埤堦曲折使衛城與  
關城矢砲橫擊而賊不得以薄我北山南海異  
時出奇設伏之地公去四年遂依稀如故壘一  
一按而修之城中之水不足一晝夜鑿百井避難  
者十餘萬携餼糧與居者通有無雜流材官失  
職僑寓者千人廩之於官分使巡行街衢防護



倉局各有事而不亂安一營於西關遇賊來路張兩營爲兩翼馬營在兩翼背負城而營奴善用謀城中整暇內閒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而關門之守完矣歲逼除奴警益急乃遣叅將黃惟正等率騎兵四營守撫寧而降將劉興祚合諸將兵護永平興祚者所謂劉愛塔者也其來歸也依毛文龍於東江文龍死歸袁崇煥皆悒悒不得志至是乃領降虜親兵二百遼騎六百拜公於馬前公下車慰諭置之帳下興祚涕泣願爲公死興祚與諸將遇奴於青山營

帽兒頭使諸將爲三覆自選夷漢丁八百騎夜斫奴營興祚爲奴旗幟諳其軍號奴莫能誰何盡破其一營斬首六百級得其婦女輜重明日衣箭衣輕兵出兩灰口遇奴數千騎血戰至脯中流矢而死公故遣興祚護永平道臣鄭國昌疑之託言糧少移之建昌興祚死永平遂失守而四營之趨撫寧者先奴二日入守奴急攻不能拔也三年正月四日祖大壽整兵入關謁公督府親兵五百甲而候於門公開誠與語諭以勦報 聖恩大壽喜溢眉眦出而告將士公真



生我矣是日列大壽所統騎步三萬於教場行誓師之禮公率諸文武西向闕庭叩頭以告已乃執爵致告山川社稷旗纛諸神酌畢再拜已執爵以飲大壽及諸將進而誓戒之再拜而祖之禮畢復西向叩頭大陳斧鉞旗幟成師以出師行三十里永平遷安灤州建昌失守之報交至乃檄大壽旋師奴攻撫寧不克東破深河驛屯范家店前軍至紅花店去關門十里我嚴兵而待以游騎誘之使東欲以城上大砲及沿塹所伏射生降虜夾擊之奴覘知不敢逼相持六

晝夜徐引而去還攻撫寧分兵攻昌黎皆不克公猶恐大壽心疑閒入其營周視壁壘部曲安坐劇談每至移晷又時時具酒炙呼大壽等入飲於城樓大壽益自安而大壽故與奴有連降虜銀定故給事大壽左右大壽遣之奴營留半歲奉奴書來與崇煥議款款未就銀定仍留大壽所奴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黃旗大書講和字詣大壽營大壽以請公報曰聽大將軍處分而又密下教曰毀其旗及書焚之軍前其人惟所置之大壽懼乃立斬其使公曰大壽真爲我用矣



奴千餘騎恣掠屯堡夜宿撫寧東三十里之雙望驕不爲備公使大壽夜襲之分兵爲三伏我僞入奴伏中奴方發我兵伏雙望兩岨者亦發追奔二十里斬首一百四十九級鹵獲無算奴勢大挫遂不得南闖昌樂東闖撫寧自永平陷東道梗塞乃遣死士徑虜營沿海以報捷中朝始知關門無恙也關門西南三縣城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邊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而昌樂近海通漕東兵之要地也叛人白養粹唱言剽降不殺以勾誘郡邑

遷安令自髡以從樂亭守其約不納我兵而黎亦顧望自守公下檄切責各城捕斬奸細禁止蜚語六城皆壹意完守後先聞諸叛人於奴構而殺之又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而守之而進取之勢定矣諸將議兵所向馬世龍請先復遵軍中皆是之公謂奴據四城其勁在永其次在遵而以灤遷爲羽翼橫截京關之間關欲合京取遵則隔永京欲合關取永則隔遵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馬尤二帥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灤而騎



兵待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天下安危之局定可以一意圖遵而董口大安留爲歸路以墮賊必死之心取遷易於取灤遷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賊勢而先圖灤謀言四酋將輦重去二酋將入重裝去則身輕無所顧輕騎來則氣銳有所必求兵貴乘機機在去而未來之時不可不爭也撫昌樂三邑負海去永各五六十里步兵守城騎兵挑戰使賊騎不得西出而我又促之逼之使不得不動動乃有機我密通於賊而機乃可乘也故曰圖灤便旣下

教世龍再疏爲上分明之然後取灤之議定建昌旣復遣騎兵疾趨據守奴連十日繞城而戰我師皆捷遣東兵五百騎從田疇入盧龍故道繞出虜背合三屯以掩遵化迎擊奴之出掠者於是有鐵廠之捷奴四酋河干貝勒傾巢入寇僞二王子安明貝勒居守瀋陽公大發教令治舟師合東江師十萬搗金蓋遼瀋又縱間謂之曰師期定矣故以榜示者欲使彼疑爲聲也四酋遂逸去修懸樓掘井運米以待我而祖大壽又有雙望之捷公欲窺永以牽遵也登西城



樓屏人呼大壽遣發四前鋒抵永城下以一大營繼之明日復呼大壽曰兵雖發不虞單薄乎大兵去二百里稟成於帥不虞遠乎大壽曰請卽行以爲後勁公曰甚善兵在雙望遇敵大將軍當出撫寧河西張弘謨爲二敵在十五里中三敵不出二十餘里近永多岡巒可伏以前三鋒爲三伏以一營爲誘賊不深入不發傍山爲哨瞭旣賺入伏當敵兵乃轉戰而伏發可殲也大壽且行復呼謂曰計明日午後當遇敵檄劉應國四將自西北來從建昌趨永東北檄張存

仁四將自西南來從樂亭趨永東南語畢呼道將入曰祖將軍議若此何如皆曰善公蓋推其謀以予大壽不曰自己出及灤永成功皆用此也大壽如公戒爲三敵三伏奴入伏追奔至永城下奴遶城東欲入北門應國兵自北至奔南門存仁兵自南至我伏初起四面皆兵從山半蔽空而下奴大敗殺傷者數千斬伯言二十三人伯言或曰擺彥奴精騎也殺其貴人四曰孤謎僞都堂也曰溫木機郎伯言事台吉皆孤山孤山僞總兵也公嘗密奏薊遼二三千皆用



遼兵不當防猜東將或使生心捷聞上乃大喜而又憂逆奴尚踞內地公亦久困行間下詔撫諭且趣師期公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督戰八日大壽先趨灤州列攻灤圖以示諸將世龍分謝尚政等攻遵化身馳至灤與大壽分地而攻大壽麾鄉兵入斫一柳頃刻平其壕世龍身中數矢不還營黃龍兵損傷及半龍哭而止之仰攻益急攢砲數十以攻數雉奴少避大砲分擊其旁使不得回救師從閒以登十三日克灤州奴冒雨出大壽伏騎卒邀之殺

掠殆盡奴自永平趨救知灤破遂并遷安兵於永平屠其衆萬餘從冷口遯去公急使世龍邀之復有斬獲公遂入永平十六日謝尚政等攻尅遵化四日而四城皆下天下驚以爲神公至永平掩遺骸繕城郭卹死傷經理新復諸城寨度奴瀕去必一犯遼以示強使三將出備之果與奴遇復大捷計公所督理合天下入援及關寧薊昌兵可三十萬戰守七閱月復建昌三屯馬蘭松棚大安繼復四大城及冷口瓦坡龍井潘關諸邊堡四十有奇先後上首虜九千餘級



而四城之復也斬孤山牛鹿數十人生擒東夷  
獐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授僞都堂兵備都  
督等官馬思恭賈維鎬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  
闕下公自爲露布奏聞 上親告廟布告中外  
加公太傅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賚白  
金五十蟒一襲三疏力辭 上允辭太傅又以  
收復之晚自劾乞罷 上優詔荅焉公還治所  
關政一新烽火相望東西哨報無日不至 上  
以東酋導東奴入寇欲討之公曰徐之擊其不  
備可大創也指授諸將以次撲勦後先斬首二

千餘級俘獲無算近邊二百里外廬帳遠徙奴  
之據遵永也中朝望公驅之出塞如救頭然既  
而曰曷不邀之出口俾足馬無返乎言官欲追  
論大壽東潰之事公密奏曰東兵東將偶語籍  
籍可慮也且奴纔出口遽抹殺殊死血戰之功  
亦何以服諸將之心乎梁廷棟繇邊道開府督  
師遂入爲兵部尚書哆言邊城方略部署諸將  
滿桂爲總理當提調諸鎮而畫永定左右安門  
爲信地自顧不暇卒用是敗馬世龍代桂不受  
中制廷棟恨之以總理徧許諸鎮諸鎮皆擁兵



不相下世龍得其所與昌帥書列之於朝廷棟  
乃使其所善部郎丘禾嘉監紀軍事楊肇基守  
三屯奴攻之急世龍遣五千人往救禾嘉奪之  
遠守開平而使肇基訟世龍於朝公言中樞雖  
調度諸將戰守進退隨地換形當聽之大將而  
勿掣其肘禾嘉當從臣於師以佐籌策不當自  
爲戰守令將帥不得其任於是廷棟與禾嘉胥  
怨攻灤之役四酋請款以緩師禾嘉以其書來  
報公叱之曰行閒講款獨不知閣部有賜劔乎  
灤之叛將遣老道士閒行詣禾嘉請獻城公謂

大壽姑應之而少與之師我師三抵灤莫有應  
者最後中奴伏幾盡禾嘉慙并恨世龍大壽廷  
棟輩謂禾嘉守開平通京關復城大功出自郎  
署遂超拜禾嘉爲遼撫公知權要之媚嫉而羣  
小比而相傾也自五月遂奴連章移病求罷  
而上終弗許也禾嘉既驟貴孫元化亦用譚  
兵超拜登撫於是關門有橫豎二局二局者登  
撫繇登萊取南四衛爲橫遼撫繇廣寧取遼瀋  
爲豎二撫旣受事乃各變其說禾嘉請以島兵  
復廣寧義州右屯元化請撤海於遼以島兵復



廣寧三衛廷棟詒公書曰 皇上從部議立兩  
撫方執券以責成功廷棟無死所矣公奉 旨  
詳議上奏曰禾嘉議復廣寧義州右屯廣寧易  
復也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爲難  
義州地偏西去廣寧百六十里繞山而東撫臣  
雖三城竝言必當先據右屯以爲家聚兵積餉  
以漸入廣寧爲進取堵截之計元化議撤海以  
復廣寧三衛臣先年議四衛請先復蓋州而守  
之蓋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  
在金州而扼要在蓋州今蓋州城已墮矣金州

遠奴而可速築當先據之以漸圖復蓋若撤海  
復廣之議則劉興治讎殺甫戢恐其懷毛帥之  
懼疑而走奴欲留之島上恐其不歸奴而借馬  
市以交奴如宋之李全也移興治於旅順以絕  
皮島之患而以復金責興治以勢難據撤之島  
兵圖終當恢復之金旅此便計也劉興治者興  
祚之母弟也興祚死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  
陳繼盛謀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賊中以書  
招興治興治深銜之僞爲其兄醮誘繼盛等擊  
殺之楊帆至長山島而灤永尅復之信至乃復



返皮島公遣周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興治乃聽命請殺奴以自贖公請移之旅順部議畏興治不果踰年而爲島人所殺禾嘉初蒞鎮奴兵二萬圍錦州禾嘉恇駭請救公分調諸將援兵四集諸將請出奇一創之禾嘉不敢從遂墮大凌毀雙堡而去錦圍旣解益向人鼓掌大言閣部老矣遼事我隻手可辦朝議皆欲聽公去以遼事倚禾嘉而上不可以王威楊嘉謨青山潘口之捷賚金四十大紅虬服一以神廟實錄進御加太保蔭一子尚寶司丞皆力辭上

允辭太保公以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議去

留皆不敢堅決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乃特遣內閣中書官詣關門宣諭視事上薦念元

老慎簡使臣廷臣不與知也公奏謝曰臣欽奉聖諭謹於翌正月朔日視事食少事煩卽不能久而興疾討賊當可爲法八日出關繇前屯寧遠抵松錦十六日繇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徧閱三協十二路繇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公西巡周遭邊塞幾三千里皆奴虜出入殘破之地山谷崎嶇扶掖登頓經邊堡臺



牆詢問地衝緩器有無哨近遠尖夜老卒往往能置對而將領眊然無以應過馬蘭問路將曰此防兵爲閣部來耳三屯先三日以無虜報俄而報二萬抵牆公歎曰奴退而大修邊備特遣御史中貴人督以督撫而今若此乎遼以費成省薊以省成費今於大費中小省而實亦成大費遼覈無馬之馬兵而減其餉費馬因以費兵薊無器甲無訓練兵幾萬而坐食則費食今天下不節省不能致太平不去節省二字必大亂還鎮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一曰欲定封

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東大兵當先分部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備四曰薊之備守五曰遼之備戰六曰合論薊遼戰守七曰防插八曰復城其復城之疏曰右屯城旣墮必先築而後守築之賊必來擾必先防而後修右屯去水二十餘里復右屯必先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繞海而居賊難陸運以窺我而屯之後卽海則糧可給兵可駐就此而東不妨爲發軔之地 上詳覽八疏嚴諭飭行曰務使中外共濟議任同心克壯元老之猷



早奏安攘之績於是有凌河之役 上從部議  
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出關領其事以班軍  
一萬四千供版築護以石柱兵一萬禾嘉親往  
相度條九議奏聞未幾而凌河之議紛起公兩  
任督師實歷五五月移咨吏部以聞 上曰  
樞輔歷鎮巖關平章軍國忠誠匪解猷績弘多  
一品久已秩滿至今方行報考愈見勞謙朕心  
嘉說著仍前督理軍務加太傅竝支尚書俸廩  
一子尚寶司丞賞銀鱗羊酒鈔貫如例公三疏  
引辭乃允辭 太傅公前督師考滿為奄黨論劾

不敢上考至是六年考績僅用中書三考故事  
先是敘復城功祖大壽加少傅世廕錦衣三品  
公僅廕錦衣四品薊督張鳳翼之賞與公埒朝  
議固有意抑公而公初不欲自明也然 上之  
念公深矣西虜鎖合兒所部來乞賞禾嘉收置  
墻外遂誇詡入奏曰行撫賞於駝喙之後以夷  
致夷卽以夷攻夷此參龍飼虎之手也公駁之  
曰往以弔喪愚奴而為奴愚以買米愚東而為  
東愚今之愚虜者安知非昔之愚奴東者乎灤  
州之役非以夷攻夷之左驗乎張弘謨夜襲虜



於大盤嶺斬首百餘級。禾嘉劾之曰：「此王燒餅達子來投誘而殺之也。」公曰：「虜勾奴入犯，又來詐降，果王燒餅達子也。」殺之，尤當弘謨功。當敘禾嘉議，乃絀已，而與鎮臣大壽相訐。大壽抗章抉謫，其貪穢公止之，勿上。而聞之中朝，遷禾嘉南僕卿。以去，公曰：「吾不欲爲鎮去撫，且以長東將之驕也。」其持大體，不計私怨如此。屯凌之修築也，梁廷棟實主其議，奉旨趣工者三矣。廷棟去朝議，反其所建，置謂屯凌荒遠，不當築。撤班軍赴薊，且以邊臣矯舉，勒撫鎮回奏。禾嘉懼

揚言已不與築，凌以迎合朝議，猶覲凌工已辦，可以邀賞也。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運糧萬石以給之。公曰：「且不撤兵，賊至而戰，上策也。」奉旨撤兵，據見糧以守中策也。撤糧罷轉餉，委空城以疲賊，下策也。今出於無策，其可乎？禾嘉弗聽。八月，奴圍凌城十餘日，大壽與何可綱固守。禾嘉率宋偉、吳襄救凌。禾嘉悻屢易師期，而偉與襄不相能。二十七日，遇奴於長山，襄營先亂，我師敗績。監軍張春陷，奴上書爲奴請款。禾嘉密表其事，公曰：「春亦有鬚眉，獨不聞其妻翟氏六



日不食而自經乎士大夫不能飛矢仆此行屍而忍爲關說春固自愧其妻士大夫亦何以見婦人乎中樞詒書頗以 上意諷公公持之益望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從奴中自拔回陳二者願自効其奇應元有心計曰擒賊擒王拚一死斫四酋耳酋營直白雲山以通夷語者百人裹火藥入營勾酋帳而刺之卽不成八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死喜結客戰於錦州四酋免曹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刃幾中馬腹奴兵號曰祖二風子四酋噉指稱之三人在奴

中知大弼名樂從之公以三人屬大弼結爲兄弟夜三鼓三人爲導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酋營火藥發煙焰蔽帳前四酋跳而免八酋營皆大亂相蹂殺旣辨色我兵爲胡語僞爲奴追騎而先之乃出先一日凌城食盡奴招降甚急伺可網語大壽曰公不出無以慰閣部我不死無以報閣部爲文以自祭而死大壽率二十七人詣虜營四酋握其手飲酒驩甚約下錦州大壽以養子爲質與之盟而還二十九日我師劫營率二十七人逸出徒步入錦州奴乃墮凌



城引去十一月公還關門以十七疏求罷上  
念公久勞稱病賜金幣命馳傳以歸已而議長  
山之敗坐公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許  
命冠帶閒住削寧錦敘功世廕公故所力辭不  
拜者也公得請具奏陳謝身雖殘廢終負天  
恩一腔未死之心未可但已謹列上薊遼事宜  
十六款并以復城進兵二事諸臣所未悉者具  
疏略爲明白其論復城曰右屯之復臣奉旨酌  
部議三城之一非繇臣唱也凌河去松山錦州  
三十餘里我前哨駐于子章馬家湖又在大凌

北二十里大凌直于馬松錦腹中非果如樞臣  
所云荒遠也使右屯不與凌城竝築則凌工六  
月可竣又使萬石之糧不運則停工散兵賊無  
所得空城不致坐困臣抱病關城東撫鎮政出  
多門應并乃分應速乃緩應散乃聚致有踈失  
則臣之罪也今謂復城致賊則遼地將終不可  
復而又言復城逼賊賊豈效我之遠之也拱揖  
而不來乎如果不必復也彼何爲傾巢而來爭  
此彈丸之地如以爲修築惹賊則已已之入薊  
庚午之圍錦果誰惹而來乎使鄉者臣不抗天



下之議以復八九城則關外皆虜地灤永一陷  
關何以守而遼東西三四千里皆賊天下又何  
以爲計乎臣願治臣不能禦賊之罪不宜以兵  
困卸罪於復城而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其論  
進兵曰狡奴闌入因糧以困凌河臣欲檄撤凌  
之兵以援凌撫臣曰不敢臣欲馬步合營前進  
撫臣曰不如用奇臣欲以騎集錦以步向凌撫  
臣欲分四路撫臣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  
言持兩端以觀望屢易師期宋偉不附撫臣則  
主進吳襄奉中樞而附撫臣則主不進臣抵錦

以十七日尅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命宮  
難星數日當出少待之偉曰我安得獨進臣以  
二十三日誓師以賜劔從事而撫臣猶曰過嚴  
也及與奴遇也襄曰營近水偉曰近草議未定  
而奴哨已逼偉營柵固奴連攻不能入前鋒多  
死移攻襄營襄不能軍以騎將南奔偉力戰至  
晡亦奔倘兩軍皆固則夾擊之勢成未可謂兵  
難野戰只要用奇只要背城也兵潰而臣回寧  
料理麤定設閒用謀夜劫其營奴遂遯去兵以  
奇勝要必先正兵賊非必不可勝而我非必不



能勝賊也。浹日轉戰，我兵潰而殺奴亦過當。如以一敗謂我兵必不能殺賊，臣不信也。臣願治臣進兵敗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殺賊爲戒也。其論遼薊事宜，則自西虜挿酋、東江朝鮮以及關門內外，皆備列情形，撮其指要論奴酋，謂我必不可講款，畏奴而終受其燼。論東將謂當謹其繩約，恩宥出自朝廷，以防跋扈之漸。論兵將謂奴各酋不過伯言五六千，皆同臥起，共羶毳，我鎮協將領皆有食大糧，親軍方可殺賊。又謂關內不可槩用遼兵，關外

不可盡用遼將，禦虜當急練車砲，不當盡倚騎卒。近邊州縣各設守備兵馬，佐以鄉兵，無徒責之必死。西協當專設總兵以佐昌平，不當分昌平之總兵以佐西協。至於關門不當復置經督，請畫關薊分設三撫，而胥轄於督臣。上固已採而行之矣。公雖引退，不忘軍國，拳拳爲主忠言，若此公之初督師也。熹廟臨遣，隆重付以兵要，馴至宵小竊枋，讒閒百出，而隱然係官府之重，猶得以恩禮進退，其再出也，受命艱危之際，夜半出片紙，以單車橫穿萬虜，奏汛埽



之績奴退樞臣請旨分兵遼薊西兵各轄撫督而督師爲冗從之員下不願其留上不聽其去人主勤思恢復之功中朝曲肆沮撓之術左枝右梧前跋後窺其得以奉身而退者秋毫皆聖主之賜也庚午五月以前戎馬旁午畿輔危急朝廷以疆事委公事權在手如以一身使兩臂故功見而言信五月以後異口同喙雄唱雌和使之有足不能步有翼不能飛而有事則專以責公故人謂今上之神聖不啻度越先朝而奸邪之媚忌殆有甚於逆奄不能不爲

之三嘆也公督師又閱三年調度京城調度援師調度潞河渝海以及遼西薊北東江經營底定其有功於社稷甚大而事勢之危且急者危莫危於東便門之一出急莫急於東師之一潰其所以危而獲安急而旋定者天人之佑助而祖宗之護呵也繇今思之尚爲心悸而况於當日乎公里居七年門無賓朋室無媵侍居無玩好出無輿從危椽老屋糲飯事酒叢書散帙篝燈講誦夏扇冬爐孫子夾侍整襟危坐儼如圖刻不讀非聖之書不作無益之文身經奄難戒



心漢唐撰次今古中官志區明其賢奸禍福以  
作殷鑒丹鉛甲乙夜分而罷關門舊將故卒每  
刺邊遽以報尺蹠片紙藏弃几案未嘗不徬徨  
屏營憂形於色也崇禎九年八月奴騎掠畿南  
破定興鹿善繼以太嘗少卿里居死之公賦詩  
六十章有祝予之慟焉繼陷安州去高陽四十  
里公方城守游騎去城七里聞城頭砲聲知有  
備引去十一年九月奴兵復南下公部署子姓  
分雉堞距守百里內衣冠甲族竄避者皆要勒  
以入遣親丁擊奴哨騎叔之於郊外十一月九

日奴數萬環攻高陽填濬塹豎雲梯守者飛砲  
擊之應聲拉折奴人持門扉如木城公令以秫  
稽乾草爲東蘸硫黃擲城下木城盡燬奴將遁  
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奴曰此城笑也  
法當破圍復合十日遲明城中砲石竭火焚西  
北樓城遂陷公坐北城樓叱家人速去我死此  
二酋挾公至城南三里圈頭橋老營酋首擁公  
上坐呼孫宰相公跌坐大罵臊狗奴胡不速殺  
我一酋漢語者曰北朝識好人待士厚相公胡  
不歸北朝輔佐大業而徒爲南朝死公叱之曰



我天朝大臣城亡與亡死耳無多言一酋曰不降胡不出金銀贖死公復罵曰臊狗奴真無耳者尚不知天朝有沒金銀孫閣老耶公今以葦席蓋地望闕三叩頭叱二酋趣持纆縊我既絕酋相顧嘆息屬所掠老媪此孫宰相屍可善視之乃拔營而去十五日太監高起潛兵至高陽詢問遺民及陷奴回者具知公死狀治棺製一被以斂拜而哭之奏疏以聞上曰故輔承宗罵賊死義慘及闔門朕心殊惻該部其從優議卹及部覆疏上詔止復原官予祭葬而贈蔭

易名皆未許視他閣臣考死牖下者有不逮焉或曰當國者主之非上意也公以一死報國恩立天經明人紀一死而公之事畢矣小人何知以公之死爲厲已惟恐不抑而沒之也其拜而哭之也不如奄其相顧而歎息也不如奴推其心惟懼夫仗節死義之事重而賈維鑰白養粹之徒不得交臂於世也吾何責矣哉公妻贈一品夫人王氏生七男子長子銓以選貢任高苑知縣銓長子之澇錦衣衛指揮僉事皆守官不與難三子鈐先公歿而從公死義者次子舉



人鈇四子廩生鎰五子尚寶司丞鑰六子官生  
鈇七子生員鎬鈇之子之沆之滂鈇之子之淠  
鎰之子之洁鑰之子之濇皆力戰罵賊以死鈇  
一子生六歲依其母棲草中得免公之兄義官  
之子鍊鍊之子之澈之漢之泳之澤職方之子  
鏘鏘之子之渙之瀚皆死蒼頭侯果陷奴逃歸  
得公屍於圈頭告哀於高奄以其喪歸行求得  
諸子孫屍乞於親故斂而殯焉果言公面貌如  
生鬚髮郁然舌微吐裸而臥田閒野人夜窺之  
鱗甲怒生如虬龍攫擊莫敢偏視而去樞將引

風雷交作天宇冥晦里人驚謂大兵復至移時  
乃息公之子孫狀貌皆雄駿能文章負經濟他  
日可以爲偉人爲大將者而皆能舍生取義以  
從公於九京其所以稱爲公子孫固在此而不  
在彼也公識見通敏商訂詳審貫穿典章諳曉  
物理發言盈庭紛糾盤錯臚解玦決片語輒了  
論事析理刺經諧俗譚言微中談諧閒出雖悍  
璫驕將莫不解頽俯首至於斷國論辨幾事應  
機剗割不出畧刻知如炙輶辨如瀆泉惟深惟  
幾不先不後世未有能窺其崖略者也 神宗



顯皇帝彌留方從哲爲政以遺詔屬公公請以發帑餉邊列詔條中從哲曰東朝節儉不減大行發帑未可議也公曰相公任軍國大事豈得預計君上不能而先已之詔條擬發帑若干使近侍請令旨行之卽不許可堅請而得也從哲以不習近侍爲辭公笑曰交結之禁豈爲今日設閣中不有日傳文書內官乎詔乃定遂發二百萬九邊皆謹誦焉顯皇帝之升祔也東閣集議請祧睿宗禮臣科臣主其議公弗應閣臣以詢公公曰睿宗今日當祧以當日

不當入乎禮臣曰然公曰然則孝宗可終不祧乎國家祀典不遷之外論功德乎論世次乎如論功德無論以孫議祖有所不忍倘世世功德世世不祧世世無功德世世祧乎論其世則以義制禮祧之非以爲忍所祧之祖亦寧有軒輊而獨孝宗不當祧乎且神宗皇帝於睿宗曾孫也祧曾祖矣再世猶武宗也再世則世宗不遷而穆宗矣親盡之義謂何將世世祧曾祖乎衆皆曰善乃罷祧睿宗熹宗卽位臺省集議改元館閣皆唯唯公曰大



行皇帝一月堯舜諸公何忍奪其年 大行皇帝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今奪之以奉 今上詔以今年八月後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今奪已讓之殘年以歸 大行此一議也於祖非順於考非孝臣子以婦寺之忠陷 主上於不順不孝於心忍乎給事魏應嘉曰新君卽位歲餘而仍舊號似爲不吉公曰帝王以日易月自是變禮帝王亦人子也豈有人子居喪從變而以從親號爲不吉者假令 大行以明年正月朔升遐 今上樞前卽位將以終年從舊號爲不吉

而遽以是日改元乎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改元一姓相繼則踰年改元唐順宗八月內禪卽令改元憲宗仍稱永貞宋太宗卽位改元史以爲篡誠不忍見一統盛世父子相繼而一年三號書之史策爲千古議端也衆皆服然其後卒從臺省改元而識者以公議爲正 熹宗日講罷王安謂內閣劉一燝韓爌曰二公肯做張江陵我不難做馮司禮皆逡巡不應安復向講官言講官錢象坤肘公應之公乃前對曰時政廢弛此言誠救時之藥但馮張不克令終願法其



前鑒其後使韓范呂張不得專美斯可矣安曰  
何也公曰馮張肯整飭法紀今欲爲馮張當整  
飭各屬衙門安曰公當謂十庫公曰何止十庫  
且如一大家做家必使家督以下飽暖歡悅豈  
天家一起手便與左右競刀錐但當仰遵皇  
祖制度酌以見行條例寧以內供分給額供勿  
以正供積內賜予節則宣索少又如兵卒之冒  
占部漕之關說衙門之需索司禮一清將二十  
四屬俱清內閣自宜仰遵祖法以部務還各部  
而以上意爲斷決須先以身立祖法中亦請

皇上一如祖法然後中外臣工有不若於法者  
譴者誅誅者誅而我不私德怨如此則馮張豈  
足學哉一奄諱曰左班官有棄城而逃者何也  
公曰予固言之曰有不若於法者譴之誅之矣  
纔一建議便如此反脣相抵如何內做得馮外  
做得張若內果欲做馮便從此做起安曰所議  
者朝家大政也若安得妄言目之而退安退謂  
其曹曰孫公大議論當嚮內閣切言嚮內官說  
何用時方推公代司馬同官戲曰公不入中樞  
矣公笑曰正坐此不入中書何中樞也 上旣



卽古有司奏請選后 三宮俱卽世以 穆廟  
榮妃傳諭禮也此大昏擇吉典禮隆重傳諭當  
用寶鄭貴妃固爭曰我有寶何故請劉我遂夷  
於後宮大家采女乎因厚遺乳母近侍旁側皆  
爲鄭言安心不與也而難之謀諸內閣內閣要  
講官共議公曰鄭所執以難劉者何也安曰以  
無寶公曰傳諭立后慈寧之事也慈寧之寶故  
在假榮妃之名而用慈寧之寶則鄭無詞以難  
我矣安躍然稱善劉鄭皆先朝妃嬪初奉劉後  
奉鄭則鄭將倚主昏之名實封后之末命公一

言而嘉禮定釋宮掖之疑亦奄安能持之也  
官坊局侃侃然以天下爲已任多所建白叅大  
政入直僅百餘日而匡救回斡裨益弘多凡文  
書繇御前發票司禮監令小奄抱黃袱篋送閣  
門典籍官奉而入有中旨則小奄口傳曰 上  
傳某事如何處分天啓初中旨頻數閣臣側耳  
籍記惟恐錯誤亦有借內傳以行其私者公初  
入閣卽上奏曰臣累日在閣辦事文書房時有  
口傳如講學如任將如准臣入閣入部皆關係  
重大仰見 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 皇



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久時移不無可慮且傳天語者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不勝過計望皇上慎重口傳酌爲札記容臣等計日具口傳事目并所處分還報御前詳加參閱更賜面對一一仰質則王言畫一蒙蔽無自而生矣條上兵政切要數十萬言其末曰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愛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剖明之卽內監亦有知其事者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

卽左右小心恭謹與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定爲人所借將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共知而皇上未必知知之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爲姦細如假挺於風顛是也有暗爲姦細如藏刃於美麗是也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發而無虞先帝亦明知之而坊範或疎故一嘗而輒殆伏望皇上謹慎身體隄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禩萬年之安則災



禮不足銷胡虜不足滅也公在講筵見人主  
幼冲國本單露楮經援義多所諷諭至是乃直  
引其端幾上心動然後極陳之亦欲借助於  
同官而同官噤莫敢應擬旨報聞而已未幾逆  
賢竊柄羣小用中旨交關取事而撓節交扇濁  
亂禁中逮今上而後息人始服公之愛君深  
憂國遠而見幾蚤也奢酋之亂請發帑二十萬  
內閣私請於司禮王體乾不敢先荅目視忠賢  
忠賢曰上不肯柰何公曰四川歲賦一歲不  
平一歲不徵况兼小民苦楚藩府動搖皇上

恐惜二十萬而不惜全蜀賦稅人民忠賢曰小  
財不去大財不來公曰然煩卽以此語奏皇  
上又曰更望皇上早發遲則萬里外耽延日  
月忠賢曰寧可用在刀刃不可用在刀背公曰  
然更煩以此語奏皇上忠賢唯而入出曰  
上允發二十萬工部造戰車請帑三萬忠賢曰  
可以發戶部百萬分與公曰造車有益戰守便  
係軍機若戶工二部彼此執奏豈不耽閣忠賢  
又唯而入出曰上并允發三萬矣御史帥衆  
疏言上當體古帝王自稱孤寡之意臣下不



可導以侈泰但稱萬歲有旨謫外首輔力救不  
得請去體乾忠賢盛稱上怒以柱閣議公笑  
向二奄望皇上做一大分上二奄問何謂也公  
曰首輔以救御史不得求去皇上留御史以  
安首輔豈非大分上二奄曰御史不解道理說  
皇上不可稱萬歲上怒甚所以難解公正色  
曰御史所云是老學究書本話頭望皇上爲  
堯舜心實無他先帝末命曰輔他爲堯舜之  
君此事傳之後世豈堯舜之世所宜有吾輩要  
輔皇上爲堯舜豈可不力解此事且皇上

稱朕亦皇上獨稱爲尊耳朕亦微眇如孤寡  
之意非侈大也若人臣願祝延皇上與天同  
久豈有謂不可稱萬歲者乎二奄歛容曰便當  
以公言入奏已而持衆疏并憲臣鄒元標救四  
言官疏獨授公曰上傳此五人俱釋御史夏  
之令巡視內草場譙訶羣奄羣奄欲毆之之令  
摑其面而出忠賢怒令小奄傳內草場疏重處  
御史公曰此御史素戇三日前朴責首輔胥史  
於端門下頗開罪於首輔今若重處是閣中借  
公行私首輔何以自解中外相毆獨以中疏處



御史不如置不問如欲問待御史疏到勘覈處分如御史無故毆中人便治御史如中人有弊不容御史巡視而反劾御史便治中人決不可偏治御史小奄入報乃不問後竟以他事殺之令忠賢以客氏進女閒三宮遂興保和店之獄錄三皇親家僮奴各三四十人下鎮撫掌詔獄劉僑來謁侍坐稱老師公曰君世官也必祖父肯以爲子孫子孫肯以爲祖父予方敢當師稱僑錯愕避席公曰上方以離開疏遠三宮三家之獄意在三宮也以私家爲喻 皇上父也

三宮母也父不禮母而子更發母黨之私重父之怒是可以爲子乎 皇上春秋方富悔悟有日此時差錯不念異時乎慙慙爲之富貴立至一絢之絲其絡幾何委曲解釋卽有少患不過數年平巾耳平巾時是祖父子孫是子孫祖父予亦當斂手拜君僑問若何處分公曰事有易而難有難而易直明外家冤誣盡發燒節陰謀此可奏成手中而禍與手俱易而難也錄三家各一奴無連染無坐多贓曰彼私爲姦利主人無與也辭成付法司予爲從中理解此所謂難



而易也僑如公言以讞公屬舊司禮宋晉以公語正告忠賢曰如此則可以蔽斯獄矣忠賢乃止其後楊漣劾奏忠賢所謂以公爲徵者謂此獄也葉向高公國子師也而當國公居五人之下票擬商權越席而言無所鯁避人或問公於向高公曰某不識忌諱信口開闔如說法道場却插科打諢豈不念閣體直以賦材下中荷皇上特達之知六十歲人報稱何時待可爲之日正恐長負天恩然首揆老師也末坐門生也以末坐于首揆之政則不可以門生參老師之

議則可向高笑而謝焉逆奄初用事猶未敢明與外廷抗而尤嚴事公每見必側行却立公出則偃仰指撝待閣臣如郎吏莫敢迂視矣公嘗言中書有韓稚圭國事不致決裂忠賢亦不至殺身又言熹庶慈仁官府事皆可爲而老成謀國任調停手負朝廷也公晚而大用用而不久於內雖人謀則然亦豈非天意哉公出處進退大節凜然蹈道執禮之死不變迴翔詞館歷十八年以相度慶陵加三品服俸遂杜門請告曰朝廷待我如此當裁所以自待矣首輔力



謝之乃出有勸公爲高新鄭者曰逆取順守公  
曰人望我殷望其有爲耳卽能順守當先償逆  
取之債一兩事可償便壞朝廷一兩事天下有  
壞事好閣老乎今人推一人當頭便欲借此人  
爲大家主張而此一人爲大家所蹈藉朝廷爵  
祿有限卽盡在一手豈能徧給同人乎今天下  
得三四正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還做得幾分  
不然要閣老何用其人謝曰吾固知公之不爲  
新鄭也公自請督師一出而中外扞格屢請入  
覲條奏戰守大事宰執咸扼之公曰諸臣疑臣

一人欲據中書夫舍所任而求據中書此亦天  
下之最不肖者矣尚能爲 皇上肩恢復大任  
乎臣雖品望不及古人亦望諸臣諒臣無謂五  
月披裘而猶拾遺金也公嘗稱曰范希文暫出  
而圖還李伯紀出而悲不得還皆鄙也伯紀曰  
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  
不堅陛下亦宜諒臣孤忠以全君臣之誼此則  
君相所當念耳督師再召旋被讒沮奴騎再入  
人曰其可三乎公歎曰張德遠有言上復用我  
當卽日就道敢以老病爲辭彼獨何人哉丑寅



之交右地虛席朝士數問公起居公戒子鑰曰  
趣歸侍老人無使人疑我以若爲陽鱈也鑰以  
使歸遂及難逆奄之橫也所遣緹騎刺邊事者  
日夕侍公帳下公大聲問你家老公好否老公  
者士大夫呼羣奄爾汝之嘗詞也騎叩頭聲誓  
領之而已道人宋明時自詭以符法制虜逆奄  
以屬薊督薊督盛供帳望風禮拜以符禁四卒  
曰可敵萬人薊督戒諸將却陳以讓之諸將皆  
大笑招搖至關門公曰此妖言亂軍心繫而欲  
斬之薊督固請乃釋之逆奄覲覲封拜以捕奸

細上軍功遼人告董成俊駐羅城通奴將興大  
獄公上言反側窺伺豈盡無因番快捶楚何求  
不得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殺機以收降附之  
心豈可密羅織之條戕我平人以絕來歸之路  
令所司一切平反所全活甚衆吳國丙者遼人  
從贊畫孟淑孔逆歸正人劉伯強於東江淑孔  
遣入奴行間殺同行者而奪其妻旁徨不敢歸  
道逢一書生謂曰魏司禮欲以邊功封王此奇  
貨也乃詣廠告變劉伯強聶廷金輦奴萬金行  
間孟淑孔主之逆奄遣旗尉密以屬公公方負



晉陽之疑兩道臣相語曰閣部方危須殺此數人  
解之遼人殺過多少而惜此數人乎公正色曰  
吾輩各一首領十餘輩各一首領殺十餘首領  
以護此一首領先十數人死矣檄且下悉心鞠  
之果真不嫌聽厥不真勿爲閣部惜首領也倘  
失情枉殺當飛章爲十數人爭此首領屬推官  
陳祖苞按驗得實發廷金戍居庸安置伯強等  
於寧遠旗尉羅拜曰公天人也吾儕小人皆有  
父母妻子其敢逆天不以實具報逆奄使人視  
其獄辭無可周内而止公每謂奄何能殺人士

夫自相殺耳其枝柱闔宦不畏強禦皆此類  
也黨論之角立也人或謂公當親近某某爲君  
子公曰附小人者爲小人附君子者未必爲君  
子吾輩當斬釘嚼鐵自立人閒寧能爲蓬生靡  
死乎挺擊之獄起主風癩者斷斷於公公連柱  
其口人謂公當與調和公曰爲君子所容未必  
君子爲小人所容豈非小人生平不附君子顧  
可求容於小人乎每與黨人語輒曰勿墮輪迴  
問何謂輪迴曰我方制人隨爲人制一番撥正  
又一番輪迴也輪迴幾番人才國運有幾登朝



以來十六七年見幾輪迴矣可不懼乎公舉進士爲孫慎行所舉慎行爲禮部尚書劾故輔方從哲進藥藥殺先帝當誅公昌言於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曰弒非律令也庸醫殺傷人有罪而况萬乘李可灼當論如律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家人歸怨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削去先朝所與恩蔭以當長子失主張之罰慎行恚以爲反已而從哲亦憾二魏亂政賢者相繼貶斥公抗疏自列曰臣故孫慎行之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嘗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擿未及自爲聾啞以姑容於天下又極論趙南星高攀龍之去曰去兩臣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於天下之公令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雖以皇上之威靈立縛奴酋於闕下天下之患未已也兩臣之皦皦者去而臣獨留必其有遺行而愧於兩臣使臣不早自裁決臣所居何地所任何事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公不屑因依部黨相倚爲名高立朝抗議每引義相駁正遭



逢末流時危運否不惜與之同禍若此公爲政  
惜名器愛國體過徼幸禁貪冒綜覈澄汰每事  
皆可以爲法則遼陽陷中外紛然議添官設鎮  
通州新兵萬人多赤脚持白楮而監之以提督  
總兵道將多官公謂無事則多官徒以擾萬人  
而有事則萬人不足以衛多官文官好聽遊客  
妄人談說練兵一聞警則以無制之兵付之不  
相習之將牽率遷延卒以取敗乃奏罷撫鎮留  
一道一裨將後亦罷又請罷天津巡撫以督餉  
侍郎兼理士大夫廢斥者多求用於關門公謝

却之人曰范文正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  
之人可法也公曰讀古人書當觀其所重文正  
之言曰有才而無過朝廷自當用之若實有可  
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  
夫實有可用之才而陷於吏議又爲不幸此文  
正之所急也若無可用之才而吏議又非不幸  
文正安得而用之乎已巳之役朝議以石亨楊  
洪周尚文故事出馬世龍於獄閣臣告公曰  
上知世龍爲公舊將公入對當爲世龍言公曰  
某新從田閒來未得一當而亟言其舊將之有



罪者是將乘急以要君乎卽世龍可用 上  
赦出召見問以戰守機宜然後用之則恩歸於  
上而世龍不敢愛死試之行閒愛者不能飾其  
所不能忌者不能抑其所可見亦所以安世龍  
也 上聞公言立召世龍出之公在關城長子  
庀家政幼子就家塾銓鎗鑰踐更省侍每還往  
帑首鞞袴握刀挿矢與旅人戍卒雜飯邨店中  
揮鞭驟馬而去自大將軍以下欲遣使持一壺  
漿勞馬首不可得也尤世祿鎮固原以名刃組  
甲狐白裘來問公還其裘而以刀甲予王世忠

令佩之以誇西虜東歸之日高第厚有饋遺公  
笑曰我不取亦可不與公可不取那得不與留  
此以塞輦上君子可也初開鹽屯之利兩歲可  
十萬餘再至則息益饒丘禾嘉輩因緣爲市每  
爲鎮道所持御史王道直接遼言鹽屯十萬可  
買馬幸 上旨不究或曰中朝不欲究禾嘉也  
非徒免者也道臣陳新甲以籍報公以諧語應  
曰吾具知本末亦具知該撫之苦而憐之觀音  
大士觀聽衆生苦惱寧不發大慈寄聲善財童  
子但防竹林鸚鵡饒舌勿猜大士也其後以告



遼撫方一藻著爲經費遼人賴焉公嚴於持已  
恕於御物謹於持法詳於用刑激勸忠義鼓唱  
豪傑作使貪詐寵挫宿猾至誠惻怛而機牙四  
應閑止淵靜而條錠百出鑒別人才洞晰情僞  
入謀鬼謀有告如響公固不知其所以然也趙  
率教滿桂拔之於偏裨者也卒爲宿將王楹何  
可綱魯之甲拔之於逃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  
壽犯法當斬赦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袁崇  
煥馬世龍輩公所優禮付託者也一不當卽欲  
行大法而譴訶其中軍愛將世龍累被彈劾益

自感奮挿酋出賀闌山人犯寧夏六戰六捷上  
首虜七千有奇卒以功名終王楹之歿也公請  
官其子曰昔人解官以予生臣願解官以贈死  
陳諫廣獠也尤智夷種也以勤事死皆請復卹  
死遼事者張銓子道濬張承胤子應昌皆羅之  
塞下念羽林孤兒之意未嘗不撫之泣下也李  
平胡者寧遠伯成梁家丁也善戰累官都督東  
西虜皆呼三都督得罪亡命去東事起有自稱  
平胡來歸者言李氏舊事甚悉公見之曰僞也  
與之餼假其名以懼虜而勿使虜見也後乃知



爲羅三杰李如松乳媪之夫也王之臣拜爲大將卒爲虜笑劉興祚之來也與其弟興賢遇公於紅花店相携拜馬首公撫之退而曰興祚將爲我死興賢終當作賊永平之戰興祚家人歸報興祚射死興賢爲奴所得鬻而食之矣孫元化議并卹興賢公曰未也興賢面無死法已而興賢果在奴中招興治興沛反東江卒滅劉氏公之爲人齊莊中正篤誠易直未嘗專門講學而資與道近其在班行自言得關西馮從吾東越周汝登青州鍾羽正三人摩切之益爲多軍

務少閒與鹿善繼輩篝燈危坐徒御不警鈴鐸閒作蕭然書窻道院也夜初鍾而入曉鍾而起歷八百昏旦聽百八聲之高下疾徐覃思却視以窮極車營之變作車營百八扣語善繼曰平生不解格物物格今於車營窺見端倪矣戊寅春閩人蔡鼎重趼而告公曰奴將復來高陽不可守也公曰父母之邦也去將安之鼎曰入保定可以守公曰非君命而守與非君命而逃奚擇乎君且休矣奴警至諸孫有反馬於河間者詒書郡守夜縋而歸歸六日而城陷城陷之日



父死忠子死孝婦女死節奴僕死主爭先就義  
無一屈辱者公嘗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  
儼我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庶幾竊比於二公乎從容致命慷慨  
殉難人以爲奇偉大節於公亦何有哉公生長  
北方游學塞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  
之節爲文章雄健深厚似其爲人不煩繩削不  
事模擬每一屬筆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雲霧  
訊集波瀾灑灑雖未敢方諸古人實近代所希  
有也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兵火之後著

元儀得之顏垣敗屋中南叅贊范景文刻而傳  
之別有督師全書一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車  
營百八扣一卷歷官舊記四卷撫夷志十卷高  
陽縣志十四卷惟中官志若干卷未就前督師  
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定興鹿善繼所  
輯於公之行事爲得其大者公品望在館閣功  
勞在社稷威名在夷虜忠義在宇宙海內雖邇  
塾之老儒邊障之退卒隸人牧圉小兒竈婦語  
及於公靡不盱衡戟手嗟咨歎泣而關塞之讎  
隙朝著之謗焰出自縉紳學士之口相沿而不



能解若夫讒書穢史流傳吳下者雖蕪累不足  
道然其大端可得而數也一則曰公不當自請  
督師自請爲專命信斯言也孔明之討賊裴令  
之督戰皆非純臣當以矯制伏罪乎舍台席而  
董戎旃釋平章而事征伐橫身以冒難匪躬以  
徇國而便文自營之輩顧欲以腐鼠相嚇不亦  
傷乎身爲焦牙腐草承乏危關一旦弛其重擔  
置之善地創定而愧生感銷而恨作膏唇拭舌  
牽連門戶擁戴之語冀以燭亂國論而自蓋其  
憤眊此猶東家之毀西子彌自增其醜者也一

則曰公不當自請入覲請覲爲偏主不見馬首  
卽東之詔乎君側之疑種族之懼非偏主也而  
偏奄也興元入朝則有橫岡應讖之誣薊門請  
覲則有石頭便橋之詆姦邪醜類古今同軌至  
於今閹兒媪子交章累疏者固已九刑不亡丹  
書未改而猶然奉爲聖書承其餘氣此則其罪  
狀首伏不待於案考者也一則曰公不當力主  
恢復恢復爲失算試問西虜之毳帳何以遠徙  
老奴之螳穴何以屢遷整焚棄之遼土變爲金  
湯拔陷沒之遼民改爲生聚公力而闢之於竟



外彼坐而攬之於紙上戎索昭然焉可誣也柳  
河之劔師期違也大凌之墮廟算乖也覺華之  
陷後政失也執是而議進取之非以先去爲能  
臣以數奔爲良將以割地爲陰符以自盡爲終  
局此國之間臣而與於逆奴之甚者也撮中外  
之議與公抵牾者有二一曰守一曰款彼非能  
爲守也退而已矣亦非能爲款也和而已矣公  
嘗詒書當國曰今合天下只有一怕耳初怕而  
開鐵失退守遼陽再怕而遼陽失退守廣寧三  
怕而廣寧失退守山海今山海之怕更甚曰遼

陽一十萬而敗廣寧一萬而敗三敗之後何  
恃而不怕縮項歛足徒延挨以了目睫曰勿惹  
古今夷狄之禍莫慘於宋玉帛子女與而又與  
疆場土地退而又退與而至於無可與退而至  
於無可退當時亦只一怕以斷送社稷而今可  
蹈其覆轍乎公何嘗不主守怯者諱言退而以  
守之一字相抵此一反也公嘗論講款之害曰  
未服而構之款其心必驕有挾而要其得願  
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其費必大旣款而仍防與  
恃款而弛防其禍皆至於不可支公之意以謂



我戰守局定生聚教訓於兩河之間沿海爲家以坐待其變彼旣讐服搖尾乞款則柔而豢之羣孽并吞降人內應則侮而取之若今日之講款戰則不能守則不固退則無所徒欲以國家外市結撓酒之歡而徼歌鍾之賞求和不獲其能款乎公何嘗終廢款昧者諱言和而以款之一字相蒙此二反也惟公之立人本朝志在於正朝廷清官府杜私門破朋黨譬諸青天白晝橫目四足皆仰其清明而秋霜夏日善人君子亦憚其凜烈小夫壬人不寒而栗視以爲骨離

血怨生擠而死排之固其宜也公生於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壬申享年七十有六公歿後八日之勞至自京師改棺以斂又一月銓自高苑來奔喪日月有時愍綸未備乃以崇禎十二年七月六日葬公於城西二里祖鄉之西原謙益壯而登公之門今老矣其忍畏勢焰避黨讎自愛一死以欺天下萬世謹件繫排纘作爲行狀以備獻於君父下之史館牒請編錄垂之無窮蘇子瞻之狀司馬君實曰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謙益猶是志也戊寅九月出獄南



還謁公高陽之里第親見其屋廬苟完什器麤  
給無中人十家之產然後知公之居身廉辨一  
介不取可信不誣此於公爲細事有識者所不  
道然世之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必以是爲質的  
不可以不書謹狀崇禎十五年八月戊戌朔門  
生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前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三

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諡文肅王公行狀

會祖永寧

祖宗仁皇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

父邦憲皇任山東萊州府通判贈吏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西安府耀州牛邨里王公年七十一狀



公諱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國初徙耀州  
家世孝弟力田景泰中有諱志者明春秋舉鄉  
試知宜賓縣四傳爲萊州公以詩經舉于鄉歷  
官有聲跡是爲公父生三子長曰國舉萬曆丁  
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而公其少  
子爲兒時質貌魁傑有大人之度稍長從其兄  
問學博問彊記才思風發年十六泐人徐用簡  
督學關中擢冠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  
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遂挈公登太華上太白  
經藍田出潼關浮淮涉江東游吳越關河川陸

形勝要害之地前迎後却極目從心慨然有澄  
清宇宙之志用簡好性命之學周旋杖函微言  
叩擊臨岐喟然歎曰道西矣丙子舉鄉試  
第一丙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當  
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  
朝堂以仇直外轉公在史館方嚴易直頎然以  
公輔自待士大夫皆慕之西北正人公兄弟爲之巨  
擘然南北部黨之萌從此起矣公可簡討十五  
年於時相一無所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  
之獄公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



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  
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  
府少詹事副纂修 王牒又四年以詹事充日  
講官又以詹事教習庶吉士次年以吏部右侍  
郎掌翰林院公言後服官自官坊歷亞卿皆不  
出詹翰資望最爲深茂 神宗深居大內撰進  
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  
邸舍蕭然苞苴竿牘絕跡庭戶天子察知公公  
忠可與寄大政者也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  
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偏謂可以紹二公

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南昌劉公竝公而三  
江夏逐南昌逝物望始專屬於公而黨人之側  
目者日甚一日矣當是時富平孫公爲冢宰秦  
人幾滿九列而東南之講學者遙相應和羣小  
忌而謀閒之會無錫顧公馳書救淮撫乃嗾富  
平發單諮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鈎黨之  
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于富平  
止之羣小知其所繇解皆恚恨移兵向公而公  
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以領坊爲同考  
官與知貢舉崇仁吳公爭論闡事盛氣相詬誅



湯之門人王紹徽間行構崇仁于公公正色拒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是時大計京朝官紹徽計湯必不免嗾御史之欲避察者飛章逐公公杜門求去上不許乃仍主計事湯亦竟坐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與夫向之忌秦而間東林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聚族以求逞于公公求退堅言者持公愈急公乃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見中之故削株掘根窮極底裏其詞直其事核其心事已曉然于天下然後移疾出國門浩

然長往以申明不可則止不受汙辱之義蓋公之以古大臣自處者如此後先求去二十餘疏皆奉溫旨慰留又傳諭內閣挽留者至再旣去上猶不欲舍公姑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予告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是時上方有所重怒當事者從中下其事上遂不得終庇公以神宗之神聖知公之深而爲黨人劫持卒不能自行其意此可爲嘆息者也泰昌元年敘光宗講讀舊勞蔭一子天啓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閹之難作其  
黃緣至大官居中用事如紹徽喬應甲者皆辛  
亥被察所謂附湯見黜者也應甲有狂易疾紹  
徽用之撫秦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睚眦連  
引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少緩而公遂屬疾  
不起天啓七年六月十五日也嗚呼哀哉紹徽  
深中多數當秦人勢盛時自詭不附桑梓以表  
異于時其中考功法也天下爭惜之而以公之  
斥紹徽爲過及其交關宦豎蕩掃名節鄉里塗  
炭海內咀嚼然後天下如酒醒寤覺始知此一

輩果奸邪小人辛亥之察典是非邪正始判若  
黑白而公之力擯紹徽在疆壯逢螭氣虛譽翕集  
之日其蚤見辨奸爲不可及也初公之子淑抃  
舉萬曆丁未進士官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  
坐公罷官削籍如宋黨人子弟故事公卒淑抃  
跼蹐苦凶未敢具禮 今上卽位所司援例具  
上淑抃亦詣闕追訟 上乃贈公太子太保賜  
諡文肅蔭一子予祭葬如故事淑抃乃以崇禎  
元年十一月大葬公于牛邨之裕慶原嗚呼奸  
佞者施生僂死忠正者生榮死哀令紹徽有知



遊魂殘魄寧不媿死地下語有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有之蓋棺論定豈不信哉公明允篤誠忠君憂國出于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諮諏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咸傾聽悚伏語及于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蹙而色有墨惻然若疚瘡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尉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之乃已故士之豫附公者望而知其爲青天白日其畏而忌之者則以爲秋霜夏日惟恐其不吾容也詞林之官類

皆寡言低首優游養望以待拜遷公獨不然居官奉職敬共夙夜不以閒曹冷局少自假易甲午典試福建初用京朝官御史用監試法相壓公抗詞斥之大聲琅琅徹鎖院入朝上言其事御史服罪省試官得專舉其職公之力也癸卯以南院署國子監事樞衣升堂頌禮嚴重六館士畏服逾于真祭酒拔今相嘉善公于儔人中遇以國士先侍郎與故相華亭公之父卒業南雍皆被賞識又因二父以知其子皆曰公輔器也萬曆閒館閣有所謂四錢者其三出於公之



門翰苑以爲美譚公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語不及私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者也嗚呼山陰歸德吾不得而見之矣福清以後宰執拜除不可勝記其賢不肖亦不可勝道也以余所見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伯仲之間者高陽一人耳公之不得相天下與天下之不得相公也而豈細故也哉生平不事生產不邇聲色焚膏宿火老而不倦有文集奏議若干卷文體頗評史記側講筵日錄玉堂制草穎客偶談又若干卷娶安氏繼娶魯氏皆贈淑

人子一人卽淑抃孫若干人公天性孝友保定公性方嚴事之如父師旣第猶名呼公捧手唯諾惟恐後毋左淑人蚤世育於保定之母雷雷病痢公和劑嘗藥旬月不解帶其卒也疏請以歸會葬明有報也君子以爲禮保定公之教戒淑抃也如其子淑抃罷寶坻令歸懼杖責候其出獵平巾短衣迎拜道左懂而得免公兄弟之家風如此及羣小傾害公碁間同氣僞爲淑抃劾保定章流傳邸報公上書言狀天子爲下其事購捕主名然後天下知公兄弟果無閒言



而因以知淑抃後先之被錮果以公也淑抃葬  
公後四年自秦之吳閭關跋履而告於謙益曰  
古之撰行狀者爲考功太嘗議諡及史館編錄  
地也今先君幸徼易名之典矣國史有傳玄堂  
有誌則槩乎未有徵也敢具歷官行事狀以累  
吾子謙益衰遲白首慙負師門追惟二十年餘  
登頓踰寔與黨論相終始痛定思痛有餘感焉  
當庚戌辛亥之交陰陽交爭龍蛇起陸援公者  
欲登之九天擠公者欲墜之九地高墉深壘隱  
若敵國公左足一動班行頓空黨人猖披不可

禁禦其爲世道重輕何如也天啓初元朝論乍  
清舊學再起於時樞軸一新物論改易視公如  
眉之著面以爲殆不可少耳而枋用之意則已  
衰矣然而羣小之耽耽於公摩厲而思剗刃未  
嘗須臾忘也向進則以宿素謝榮鈞黨則以渠  
魁重禍君子之薦樽者如南箕北斗僅有其名  
而小人之齟齬者如骨讎血怨死而未已故吾  
以爲世之正人君子欽公之賢而歎惜其不遇  
者蓋有之矣若其畏之之深忌之之切悉力而  
排之窮老盡氣而不悔固不若奸邪小人知公



爲允深也伏惟辛亥察事具在 定陵錄中蕉  
園之稿流傳人間者固以脫落踳駁不能備舉  
其本末矣而况於一字之褒片言之貶乎又况  
於二十餘年之後見聞異辭又將指歷昌之年  
爲隱桓之日乎謙益舊待罪太史氏竊取書法  
不隱之義作爲行狀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  
入曲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謹  
狀崇禎七年十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門生錢謙益狀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繆公行狀

曾祖玉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妣桑氏皇贈淑人

父炆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嘗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啓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闖江陰繆公在左坊羣小愬公於闖謂繆與楊厚善老於文學奏草實出其手闖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院疏閣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公獄詞牽連追贓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車取故紙敗筆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予曰敢以是累後死者公歿予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覓理筆

札之責乎後十年予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然而歎曰嗟乎予於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畢命于詔獄今上卽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爲嘗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爲儒任俠修長者



之行其父母馴行孝謹饁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  
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  
才邑令詔安胡士鰲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  
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樞衣受  
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  
之上下議論才辯蚤滿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  
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  
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鏃礪志節以古人  
相期許子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  
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闢講堂於東林公退

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  
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間朝  
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養交蠅營  
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已欲鋤而  
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  
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真小人乎往往  
盱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  
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  
之翼予也曰必亟剪之是將令虞山速飛於是嫉  
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 東宮挺擊之事御



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宋挾摘  
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  
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  
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之案  
竊以公言爲徵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  
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  
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  
內計公與予竝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  
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黨人之忌  
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

挺擊前議也天啓初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伴讀  
安逐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  
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  
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頷之而  
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  
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  
左公嘉善魏公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著朝  
右皆側目接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  
曰內無承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  
乎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閣曰此豎在君側



小心一旦去之不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  
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  
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  
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  
元以副院入坐贓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案亦  
考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癩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  
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聞  
銀鐺聲琅然撼版扉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闔既  
飲章捕公織闔實誣奏始上且有收捕五人後命  
公中塗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免矣喜見顏間忘

其身之在貫索也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  
月二十九日橐籥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  
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  
月闔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  
一日二十三日常家人始得聞其諱祭自二十二  
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  
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  
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  
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斂也十  
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闔以草奏故屬獄吏



加桔拳焉其它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闔自以爲  
得甘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挺擊者釋  
憾也嗚呼慘矣哉天公性純孝父末疾臥蓐十七  
年午夜聞警歔噉噉若杵臼撞胃趣整衣立牀  
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予肅  
拜請乞涕洟淫覆面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  
知使車往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  
讓能救過分諉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  
才時卽以民瘼吏敝爲已憂邑令臧罪狼籍官  
舍有井闌唐李嘉祐手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

營求保留公移書逐之去江陰民比屋謹呼曰  
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  
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  
易疎豁不立厓斤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旣  
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  
偶語响濡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  
直視旁睇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  
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鯁避或其人護前諱短  
面頸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  
過語闌如飈迴浪息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



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哀溪刻領有鱗而胃  
有甲也同年進士醵金讌會戚里接席觥籌錯  
互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殺敵嗅茗椀卒發一語  
舉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睡顧左右取馬去  
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闔焰之方熾也士  
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衆中面數之其人赧而  
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手蓋猶以爲  
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誦之曰彼賣公  
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  
所撰稿於通衢行人走卒填咽聚觀弗顧也初

欲柅揚疏其旣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  
左閒弗往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  
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闔刺探已十餘曹公等故  
自若也生平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  
糒錯列餽餽雜進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踣  
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頰時權情僞  
計成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間  
多受人欺給瞪目顧視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  
處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籌算錢穀心慵手懶  
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微詞兼好諧謔



就急徵行至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鞞袴猙獰植  
立與客談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佞聲折  
支曲盡情態緹騎爲謹笑失聲其跌宕盟噓紆  
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  
脚聊且緝閱通曉大意穿穴解駁別出新理陶  
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  
懷下問自視歉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  
效吾腹笥枵然爲貧子捃拾度日也嗟乎世之  
高冠長劔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  
夫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歟公生於嘉靖壬戌

七月旣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  
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  
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嘗以死李有  
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  
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閹難者惟劉忠  
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 天子旣愍  
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  
者也遡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  
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  
疎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所短者雖



有深讎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其所長者耿然著明如秋霜夏日顧猶有異議焉何哉忠愍以血裙葬公以墮指斂死無辜復歿無家忌後先慘死寃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讎公於死後曾不如忠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應得諡者禮部廣加咨詢稽覈名實應諡而未諡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得而專決也當都堂叢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彈駁謹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節行定諡廷辨可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舊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四

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  
公行狀

會祖江

祖和俱不仕

父鰲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母錢

氏封安人

蘇州府太倉州某鄉某里管公年七十三狀  
公諱志道字登之世爲崑山人割隸太倉所居



近東海學者稱爲東溟先生生六歲讀書塾中能并羣兒之所習補博士弟子員強學矯志文行嶄然嘉靖甲子耿恭簡公以學使者唱道東南檄公與焦公竑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書院而公爲都講隆慶丁卯郡守廣平蔡公闢中吳書院簡習郡之孝秀而公爲大師公長不滿六尺聲如鼓鍾振衣升堂頌禮甚嚴嘗稱曰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力量而後可以立身諸生爲之改容易慮人皆名管

氏學矣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裁風快船三百艘攤江濟兩衛以蘇貢艘之困復裁馬船餘夫募材官以備浦口四十八衛軍謹聲沸江水而浦口始有屯戍矣江淮悍卒謀殺千戶軟血署名約日爲變公密檄衛弁簡壯士數十人備干楸而竄渠魁主名其中詰而縛之堦下變遂息丁太公憂服除補刑部貴州司主事公入朝江陵奪情議起舉朝交章請留公與沈修撰懋學趙簡討用賢閒行過從歔歔嘆詫沈趙詒書具疏皆與公商訂而



後發趙遂與諸言者拜杖闕下長星亘天中外  
恟駭公謂沈子當速去無負趙汝師中夜飲痛  
撻床撫心縱斯人改圖爲伊周終不入其牢籠  
以負翟黑子矣明年戊寅春大婚禮成公上疏  
曰臣竊觀今之時勢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  
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虞弊  
之所底止駸駸乎極重不可反矣及今不救後  
將無及謹考覈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撮其  
緊切重大者條九事以聞一曰復議政之規二  
曰務講筵之實三曰闢進言之路四曰公銓選

之法五曰釐巡察之弊六曰處宗室之繁七曰  
定河漕之策八曰核邊陲之弊九曰核取士之  
制其曰復議政之規者謂太祖旣革丞相事  
權分屬九卿羣臣奏事卽於御前面決可否取  
旨奉行未有殿閣大學士預機務也永樂中始  
以編修解縉等預機務然面奏取旨仍舊未有  
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廟始令閣臣楊士奇等  
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然每遇大政令大臣面  
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正統初英宗以冲  
年踐阼三楊因權創制每日早朝許言事八件



閣臣預處白上臨奏傳而行之自此法一行  
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而官府之間壅  
蔽假竊日以弘多矣臣以爲今日欲陛下親  
決萬幾輔臣公持國是則宜復午朝之制朝廷  
有大政事應會議者該衙門先具事繇送御次  
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上裁至於中外章奏必  
須一一經自御覽默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  
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閒令九卿各擬旨  
以進而入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不嫌異同則  
天下洞然知上意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

矣其曰闢進賢之路者謂高拱在先朝自擅吏  
部之權而廣布腹心于科道有爲之排擊同列  
輔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文章  
稱述救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  
者乎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  
諸司言官唯恃大臣之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  
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馮堅一典史  
也條陳閉國政體而太祖納之潘叔正一州  
同知也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用之豈獨  
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言事者



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臣恐耳目之漸壅也然臣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臣願陛下未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以言得罪者下法司鞫問情實罪不可赦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閒矣其曰釐巡察之弊者謂按臣代天子巡守實一方司命也今流弊大約有六一民情太隔一案牘太煩一趨承太過一耳目太偏一名實太淆一憲綱太峻而所謂

憲綱太峻者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方面官大計京師以素服參部院蓋倣成周冕服見天子囚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京朝官始薄郡守而吏治浸不如古宜一循國初之舊仍申明憲綱令外臺官與御史得互相糾察所以輓頽



靡振風紀莫先於此江陵方總攬威福把持中外公欲驟奪其柄以歸人主深中其所諱爲之膽張心動上言德政廷杖言官雖譏切時政其詞直無以罪也而心計公所條憲綱自世宗朝習爲故事一旦出公於外則公旣不能不自顧其言而御史又不能不自顧其體兩相顧恤且兩相枝柱而公始不得不坐困遂遷本部山西司員外甫三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公知江陵之困已也命下之次日復申前疏以遵勅諭申憲綱請將入粵上風紀未盡

事宜凡十二款兩疏皆言外臺事持論嶽嶽不以權臣欺壓少爲衰止則固已氣吞之矣明年春單車之任廣當羅防用兵後方議搗巢議開礦公奏記制府曰勦殺之勝不可徼果徼也必貽焚林竭澤之災開採之額不可繼果繼也必啓摸金按珠之漸議乃寢英德之礦徒南韶之江盜連江之山賊囊橐竄逋盤互扇動實軍伍嚴連坐覈徼巡分要害方略井然嶺海肅乂而中朝趣御史龔某露章逐公降一級補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海忠介公折簡讓



龔奈何不能爲國家容一正人龔每握筆嘆恨  
生平名節壞此充管中矣江陵歿御史饒位李  
瑄顧雲程交薦公僅引例復僉事銜致仕歲辛  
卯有疇酋之變九卿臺省舉尚寶司丞周弘禴  
閱視寧夏弘禴上疏揣愚分以讓真才曰臣私  
心所推轂自謂不及者二人一則原任僉事管  
志道一則原任副使隨府志道心品忠赤意思  
深長決策運籌八面應敵故新建伯王守仁之  
亞也隨府騎射絕倫膂力兼衆激昂慷慨千里  
折衝先總督劉燾之儔也臣極知器識不如志

道技藝不如隨府故不若罷臣而用二臣也隨  
府之被降只以性氣欠平爲忌者所構欲用之  
易也志道爲故相張居正所深惡假考察例禁  
錮臺省諸臣翕然特薦部議復其致仕而未卽  
起用非以考察例不可破乎不知京考外考其  
例一也主事趙世卿以條陳爲居正所惡吏部  
尚書王國光以王官陞隨以京察罷志道亦以  
條陳爲居正所惡王國光以提舉降隨以外察  
罷世卿既可破京察之禁志道獨不可破外察  
之禁乎國光阿奉故相禁錮志道其事尤可駭



異兩司與撫按不協例止調省同時布政勞堪  
與巡撫爭禮于澗江志道以僉事與按臣爭禮  
于廣東堪以原官調福建志道以憲職降提舉  
一異也聽降者必俟本官起文赴部隨行降補  
志道身未離任卽補提舉又補廣東夫廣東之  
僉事與廣東按臣爭禮而卽補廣東之提舉以  
挫辱之二異也志道自審進退具疏乞休此萬  
曆七年六月也國光停疏不覆必至八年正月  
方以註疾提舉考之不准休致于半年之前而  
以疾考之于半年之後且未任提舉而考以提

舉年方壯強而考以老疾三異也今不援趙世  
卿之例爲志道昭雪又欲假志道立例而禁錮  
後來建言得罪之忠良乎臣愚謂志道之黜必  
無以服人心而其才必可以備緩急伏乞 勅  
下銓曹再採輿論或從臣之論先將臣 賜罷  
斥而後起二臣或行臣之言姑試起二臣觀後  
日之功罪以定臣之功罪庶真才不棄而邊務  
有裨公論大明而察典益重不惟臣可藉手以  
不負 陛下亦可藉手以不負諸臣之交章薦  
臣矣於是吏部覆弘禴疏特起湖廣僉事分治



辰沅公以錢安人老疏請休致候命蠶口工科  
李養質奉當國風旨劾公部議謂科臣言風聞  
失實管某宜遵命供職而回籍聽用之旨從中  
下矣丁丑之事公實先沈趙抗議固云明年大  
昏後當有勸主上躬攬萬幾之疏摩切柄相  
落其機距非後於論起復也改革之後陸莊簡  
李端肅在事羣賢導力邪許推輓而鄉衮當國  
搖筆去公如振落葉公自此決絕仕進壹意以  
鳴道淑人爲事矣嗚呼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而  
豈人力也哉公少篤信好學精研五經性理確

然以聖賢爲己任壯而從耿恭簡游與聞姚江  
良知之旨已而窮究性命參稽儒釋疑義橫生  
心口交蹠經年決月坐臥不解久之縱橫體  
認專求向上本儒宗以課業資禪理以治心視  
世閒詩文著述不啻如空華陽燄矣隆慶己巳  
應選貢入北京閱華嚴經於西山碧雲寺至世  
主妙嚴品頓悟周易乾元統天用九無首之旨  
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豁然若亡其身與太虛  
合炤見古往今來一切聖賢出世經世乘願乘  
力與時變化之妙用大概理則互融教必不濫



順而相攝則以師家退就弟子列而顯彼之道  
逆而相成則以同盟擺成敵國勢而樹此之標  
或庸德庸言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智特勇首  
出庶物以示異時而潛則韜光以磨性種舉朝  
野而莫識其威音時而亢則違衆以冒譏嫌通  
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閔實而彰權又或  
不純任夫權而以實終之道在則廢權以明實  
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之機緣  
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裁以胡廣之中  
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徑發殺機而執見者

將責以宋襄之仁義種種出沒種種張弛各有  
條理難可思議此無他龍德不可爲首也孔子  
無可無不可子思親承家脉故曰竝育竝行川  
流敦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元  
公一人耳大抵孟子以前道學爲上達乾元一  
路孟子以後道學爲下達坤元一路蓋孔子之  
所重者唯易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  
祖合而自合後儒之所執者唯孔孔教與二教  
峙故不期與佛老之徒爭而自爭士生斯世自  
有祖述憲章之的焉吾夫子師老聃而友原壤



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而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而不與其相濫此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見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事事無礙以通並育並行之轍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公之書浩汗宏肆論辨逢

涌囊括百氏鎔鑄九流可以使五鹿角折白馬口柱然而大端具此矣作六龍解發明乾元用九之奧義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用九以九為用也純陽之卦用皆天則冠以乾元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也六龍純乎天德寧有首不見其首而以時乘之則觸處可以為首時潛而潛即潛為首時見而見即見為首人見之以為首而羣龍未嘗有首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知至至之知太始也知終終之見天則也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無終萬物



無終聖學焉得有終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後而  
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至者至於何地終者終  
于何地孔子發此二字於乾爻中非指乾元而  
何至乎乾元則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之頃是已終乎乾元則必滿其資始統天之量  
而後可是以有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說也聖  
學不達於知命從心則至之之果未結不達於  
大明終始則終之之果未結此孔子仁聖二學  
之究竟處也程朱以後不知道岸之所歸使二  
氏之狂徒詆吾儒爲無究竟之學諄諄揭此義

爲孔子表上達之學贊佛果之至處卽贊乾元  
之至處贊乾元之至處卽贊孔子至之終之之  
實際處也論潛龍則曰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  
孔顏之學而不見者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遯世  
不悔不稱潛有善世之中庸有遯世之中庸別  
潛於見者所以稽見龍之弊也論見龍則曰欲  
明明德于天下者豈必在飛龍之位故天下文  
明歸諸見龍之德施焉然聖人在下位亦何敢  
自任作師之道但以庸言庸行見於世而已孔  
子乘見龍之任存惕龍之心禪見於惕所以救



見龍之窮也論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爲首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合堯舜文王孔子與佛老同入乾元因果位中此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其現相有勝劣現教有權實固一生之時位亦多生之願力故曰見羣龍無首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尊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

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伊周之處亢尚未履喪亡之地然聖人固應有喪亡時矣謂亢爲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者此後世閹然媚世之學脉而非龍德也耿恭簡讀而歎曰不圖待盡之日忽得此奇天假以年吳門雖遙亦當徹臯比負笈受易卒業不令張子厚獨著聲於關中也尚論孔子則有爲孔子闡幽十事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公獨闡其終身任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



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參  
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  
師道公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  
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  
之案參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  
必有刪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公獨闡  
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  
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此於  
天何言哉及中庸遜世之案參之其事三世咸  
謂大成之聖人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爲伯

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公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  
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  
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盜蹠之弟  
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此於天  
下有道不與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參之其  
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  
於五十進之公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  
運是以能知文之在茲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  
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  
傳何思何慮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參之其



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曾子獨  
得其宗公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  
門是以聞道雖同而曾子不得與顏子同稱好  
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言唯其悟境  
亦在曾子之上此於孔子問汝與回也孰愈合  
諸家語得賜得回之案參之其事六世咸疑孔  
子與西方聖人不同道公獨闡其敦化通於性  
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  
之道之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  
之案參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

爲謬悠公獨闡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  
贈俱是實事名曰問禮實參道德方見孔子之  
心之虛此於曾子問助葬巷黨聃呼丘名之案  
參之其事八世咸忖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  
禮樂公獨闡其以野人爲先進必溯黃帝堯舜  
以上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  
之思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  
兩案參之其事九世咸忖孔子得位必不圖桓  
文之伯功公獨闡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孔  
子得遇齊桓必繇管仲九合一匡之轍但不繇



其三歸反坫以奢僭分君過蓋聖人匡時之權  
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史兩案參之  
其事十其論孔門諸賢則曰孔子羣龍無首之  
學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  
子貢似仁守之力未充故鍛鍊獨密晚年入顏  
子地位無疑會子以弘毅任重道遠不無有首  
意在而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則意又向於無  
首較諸顏子子貢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  
首已者則有閒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  
下會子中庸一篇宛然無首之家學至孟子而

龍首全見矣以孟子孔子歿後一案證之孔子  
存日以顏子子貢爲二輔襄子思之喪祖者匪  
子貢其誰主門人治任入揖而子貢築室獨居  
非徒戀師之切以了道也非將悟而求亟悟則  
已悟而靜以養之也會子啓手足而戰兢始免  
子貢之戰兢卽免于築室之時無疑也以夫子  
事有若古人尸祝祖禰事亡如存之真意也三  
子未便是無首之龍而此舉却從無首脉來會  
子未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孟  
子執會子以裁三子正從會脉中來也其論孔



子之惡鄉愿則曰誅鄉愿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必有爲鄉愿者輔之田恒以厚施篡齊三晉以得人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所以養成鄉愿者有本而其流不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鄉愿而外又有反中庸之小人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駕之以籠世其氣力尤大

三代之後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今世不受楊墨之害而受鄉愿小人之害以此知孔子之立教遠也其辨儒釋之低昂則曰孟子四十不動心豈非偏近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前見性之悟境晦翁晚年悟禪其因地亦豈後於五宗若程朱者始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夙生見地而未乃歸根耳以孔子之道眼合如來之佛眼而參炤之則一切訶佛罵祖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純



臣碩士具大人相迥出凡流者卽不參禪不講學安知非行起解絕之大士也佛雖以一大事因緣出現當其整頓綱嘗雖絕口不提亦可而當下所值忠孝因緣纔起一毫躲閃則今生之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人知禪師之不屑爲忠臣孝子不知忠臣孝子乃鍛鍊禪師多生之習氣耳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峯之見地易程叔子之修持蓋宗風易入而孔矩難遵也其稽講學之流弊則曰講學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三物之教未遠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

民者羣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閒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以仁聖孝友挈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杏壇之規模亦未必大於五家之塾其事則皆述而不作自程叔子敘明道以爲千四百年得不傳之學以述而不作而姚江之後泰州張皇其說曰達則爲帝王窮則爲萬世師仲尼不但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曰天生德于予不曰天以道統屬予也曰文不在茲不曰道不在茲也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以爲堯舜湯文之主盟世儒



但知鳴道淑人之爲王道而不知言過其量願  
侈于力霸心卽伏於任道之中原其所自則以  
儒者高擡聖學失孔脉之正針而違乾龍無首  
之旨也昔之創書院者多名儒據道統之雄心  
今之創書院者多豪儒立道幟之霸心則江陵  
之毀書院或亦他山之石而講學聚徒誠不可  
以不慎也公以深心弘願值三教之末流慨然  
思身爲砥柱以祖述憲章爲學的以圓宗方矩  
爲教準而其所痛疾而力挽者則在狂僞二端  
今日之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僞儒之亂

真儒今日之當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  
狂禪又曰唐宋之際有真禪亦有真儒儒禪合  
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  
金湯而以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  
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儒禪合於迹而不合於  
心故不以解勝行劣之圓儒爲金湯而以儒行  
之足爲禪門重者爲金湯又曰孔子圓千聖以  
立極其後爲曾爲思周子圓三教以標儒其後  
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  
善無惡之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



圓應之三傳而刑僂之民出則以其創始者因地或未正而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於古人也公之論學貫穿千古未嘗不以姚江四語爲宗迨公之晚年梁溪顧端文公講學于東林力闡性善而辭闢無善無惡之旨公與之往復辨折先後數萬言梁溪雖未能服度終不能奪公而止然而公之論學亦因乎其時姚江以後泰州之學方熾則公之意專重於繩狂泰州以後姚江之學漸衰則公之意又專重於砭僞嘗以兩言蔽之曰從心宗起脚而不印合於應世之

儀象者皆狂也從儒門立脚而不究極于出世之因果者皆僞也淵乎微乎其思深其慮遠其猶作易者之有憂患乎公雖不居師道而其言可以爲百又何疑乎謙益少游於梁溪顧獨壹之書私年丁未之秋執弟子禮

子禮

於吳郡之

止衰矣晨夕

訓如少勸閒嘗涉

其才辯以爲

如河漢如鬼神驟而

無德機渾然

赤子也聞公之風而

心如高山如

烈日徐而挹之有掖引

元氣也退



而語門弟子公真古之博大真人者與吾見天  
下賢人君子有矣見真人則自公始是年冬公  
疾有加足不良行舌間強不能舉少間呼子珍  
而命之曰三經麤訂而七篇未述終闕典也期  
以殘一業于此明年當一盡  
決矣告一波執筆一膚以稜拒筆漏盡  
而少息一起氣息支綴欲絕而續者每  
夕以數計迨除夜而始畢每正色語家人曰吾  
非不惜死君子畏天命進修欲及時也明年病  
益劇扣擊諄復不舍晝夜病革命輿過中堂齋

坐而瞑公嘗謂曾子言死而後已吾謂士之任  
道當死而不已嗚呼斯公之所以自道者與公  
卒於萬曆戊申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妻  
陳氏封一人士珩府學生先卒珍歲貢  
生次一士璞士一葬於吳縣鐵山

之新阡士瓏深達一乘唱一

白衣說法縑

素歸仰號為即中大師公嘗懸識當有麒麟出  
于膝下士瓏豈其徵與公所著書有周易六龍  
解一卷剖疑一卷石經大學測義三卷辯義二  
卷訂釋一卷中庸測義一卷訂釋二卷論語測



義十卷訂釋十卷孟子訂測七卷刑曹疏議四  
卷從先維俗議五卷續原教論評二卷惕若齋  
前後集六卷憲章餘集六卷問辯酬諮噴詭諸  
錄合二十餘卷覺迷蠹測六卷嗚呼楊子雲之  
書桓譚曰必傳顧其譚及見也文中子之  
徒皆即國史立傳至唐末而司  
空圖立之公嘗言名根未斷不許著書  
斯文之顯晦固有時節因緣豈以沒而言立爲  
汲汲者哉昔者新安趙汭作黃澤楚望行狀閔  
其師之書不傳也略其行而詳著其言謙益竊

有志焉故於公之書撮取其要言大義炳如日  
星者著之於篇若其窮玄極深之學橫豎三界  
出塵沙而放煙海如覺迷蠹測一編應門人段  
給事然之諮叩者其一班耳不賢者識其小者  
中人以下不可以誨一收及也公表章

石經大學爲劉歆廷所

於鄭端簡之

於鄭端簡之

古言而門人瞿太僕汝稷著書力辯其僞綏安  
謝兆申作石經考證尤爲詳覈或曰嘉靖中四  
明豐坊僞撰也謙益墨守舊聞頗以二子之言  
爲然如闕如以俟後之君子謹狀崇禎元年門



人嘗以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

四十九



卷之四